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四

元　鄭玉　撰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救蕭也　謝氏曰楚子既滅蕭于是伐宋以宋

師伐陳故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胡氏曰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林父初將

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三年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茍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至是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

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愚按衛之于晉始則遣其臣背盟救陳以干大國之討終則殺其臣致辭取說以免大國之討且使之自縊而死又非正名其罪失刑政矣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其上宜哉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爲郔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

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

于蒲胥之市　高氏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夫鄭背晉即楚討之正也故稱晉爵然文公之澤浸微于戈日尋積而至于蜀之盟中國盡從楚矣豈特失鄭而已乎至此而後知齊桓晉文之有功于中國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氏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

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于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于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責宋為深若楚不當圍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張氏曰以歸父會齊侯蓋魯嘗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

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使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胡氏曰夫禮别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于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

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四年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説至是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家氏曰楚自伐宋于魯無與而魯人震懼若禍之已至者正由宣公以簒弒得國未有能討之者

見楚人戮陳夏徵舒懼而往會將以追弑君之討也

胡氏曰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䘏患難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云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于經也比事以觀則知當日强弱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高氏曰直以宋地者罪魯見夷狄在宋境而反與之交聘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

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受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

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穀梁氏曰平者成也人者衆辭平稱衆上下欲之也程氏學曰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謝氏曰宋人見圍凡九月其告急于晉也外

無隻輪匹馬之援内有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怨之不可以結也故請和于楚以求平楚人知忿之不可以恃也故受宋之和而與之平陳氏曰外平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于陳不書于鄭不書至宋始書之宋嘗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樸鄉呂氏曰向也晉與楚爭陳其後也陳有少西氏之亂晉不能討而楚能討之縣陳封陳在

其掌握而陳在楚宇下矣向也晉與楚爭鄭其後也鄭有皇門之入晉不能救已而爲邲之戰則晉師敗績而鄭又在楚宇下矣向也晉宋衛猶爲一黨及宋師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于晉向也晉楚之爭而中國之望如魯國者猶未嘗即楚今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而魯又即于楚矣當是時中國霸主之後則晉也先代之後則宋也鄭及楚平則伐鄭者晉與宋也邲既敗則同爲清丘之盟者晉與宋也清丘之

盟陳人不至則為之伐陳者又宋也今也楚子圍宋者九月宋之國人至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矣楚之圍宋者亦軍㪚食盡而將去矣而宋人告急之時晉不能一出力以援之一懲于邲之戰而中國之氣索然矣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霸也以見楚人之恣横也以見諸侯之畏于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然則宋楚之平豈小故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懐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至是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後之人

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胡氏曰上卿爲主將畧而稱師者著

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减見滅之罪著滅者之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于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辭也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樸鄉呂氏曰白狄屢侵中國晉景

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歴三時而不解晉不能一引

手以救之而徒能加兵于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

氏以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

之告急也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匿瑕

含垢自諉及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

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

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不得志于楚

乃求得志于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

使趙同獻俘于周君臣之間矜然德色志得意滿矣何暇謀及楚哉聖人備書于策義自見矣

秦人伐晉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薛氏曰報八年之役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

伯衛卒立召襄十六年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杜氏曰王札子王子札也泰山孫氏曰王札子文誤倒爾穀梁氏曰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

入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家氏曰左傳謂王孫蘇與毛召爭政使札子殺毛召則首亂者孫蘇然非札子則無以成其亂非王寵札子而假之以權則札子亦無以爲亂故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譏在王也胡氏曰邢侯專殺雍子于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

而不替也

秋螽

胡氏曰人事感于此則物變應于彼宣公爲國虚内以事外去實而務華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三年又螽十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言利刻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氏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相會也無以正

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
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
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早辨後雖欲正
之其將能乎

初稅畆

左氏曰初稅畆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公羊
氏曰初者何始也稅畆者何履畆而稅也古者什一
而籍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

什一大輅小輅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氏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畆非正也家氏曰八家同井其中爲公田一夫授田百畆耕公田十畆餘公田二十畆爲廬舍及場圃民出其力以耕公田是之謂藉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畆復十取其一遂以爲常故曰初謝氏曰公田之外又取私田計畆而税之故曰税畆朱子曰周制一夫受田百畆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畆均収大率民得其

九公取其一魯自宣公稅畆又逐畆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薛氏曰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畆中為公田而同治之所謂什一也履畆而稅稅私田之什一是什二之初稅也

冬蝝生

謝氏曰蝝螽子冬非蝝生育之時冬而蝝生異之大也胡氏曰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

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危無日矣

饑

師氏曰方秋螽時民憂之食望其上之所取爲之蠲薄可也宣公乃不顧而履畝以稅之田畝所有盡歸于公之絕五穀不饑奚爲春秋書之所以譏上之人有以致之而莫之恤也謝氏曰上則稅畝而奪其食下則螽蝝賊其稼故饑胡氏曰春秋饑歲多矣書于

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螽蝝而遽至于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内事外煩于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倉廩匱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賑業貧之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者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

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　胡氏曰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辭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于外域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

夏戚周宣榭火

公羊氏曰成周者何東周也高氏曰國語曰先王之為臺榭也臺不過望氛氣榭不過講軍實成周宣榭宣王之榭也宣王中興講武于此書其災者葢傷之也厲王板蕩中國微矣宣王嗣之南征北伐除叛亂以復文武之境土天下喜于王化復行令周復衰僭竊横行平惠以降皆庸暗齷齪無能以王道興起者聖人思周室中興仰止宣王故因其災以傷王者之不作使功烈不得著見于天下而其跡又從而煨燼

之蓋痛乎王道陵遲之甚也

秋郯伯姬來歸

出也　胡氏曰内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高氏曰不寧乎舅姑之國而為夫所出此罪伯姬也罪伯姬者乃所以罪其父母失教也

冬大有年

穀梁氏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胡氏曰程子曰大有年記異也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絶書宜也獨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爾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也高郵孫氏曰春秋書有年者二又皆在于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至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

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夏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

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爕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

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穀梁氏曰同者同外楚也樸鄉呂氏曰宣公以來凡晉會諸侯齊未嘗與也衛嘗同晉矣清丘之盟辭曰討貳而陳貳于楚宋人伐之衛乃救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衛殺其大夫孔達以說于晉斷道之盟衛人在焉故曰同外楚也家氏曰同盟春秋之所貴也而晉景清丘斷道兩盟皆以同盟書何哉聖人幸中國之猶能自振喜諸侯不忍遂從于楚特

書同盟以褒之既書同盟而五國之君並著其爵是時楚莊氣焰大張晉景之孱弱日甚聖人于清丘斷道兩盟深致其嘉奬拳拳于望晉幸其猶能同也陳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氏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

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而曰公弟叔肸者以見叔肸無祿而卒也陳氏曰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非見大夫不卒而卒叔肸賢之也賢之所以惡宣公也家氏曰大夫卒而書者以其爲大夫而得書也叔肸不爲大夫其卒也特見書以其人而書也自入春秋母弟名氏登于簡冊

牽以驕盈致亂惟叔肸以節行見稱卓然榮利之外而不廢親親之恩也胡氏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或以爲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貴戚用事之卿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豈有不見于經者况宣公之時煩于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于隣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明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

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家氏曰楚方爲中國患

而晉率衛以伐齊春秋無貶何哉齊自昭懿以來比

世再篡怙其强大猖狂妄行漁獵小國其罪亞于夷

楚莫有能治之者晉景一旦發憤躬擐戎行偕衛人

以爲此役伐其所當伐也春秋何貶焉

公伐杞

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稱公專罪公之陵小國也已不修德而欲人之朝不思之甚也陳氏曰自伐邾取繹而下凡取不書其人自公伐杞而下凡伐皆不書公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穀梁曰戕猶殘也公羊曰戕賊而殺之也范氏曰于鄫惡其臣子不能拒難高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鄫

子用之是時天子方伯不復討其罪故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夫邾人肆無道之强戕同等之君罪固大矣鄫子爲國君而見戕于人必有以致之也國君必有卿大夫侍衛之臣今鄫子之于邾乃不共戴天之讐又使得造其國都戕弑其君而鄫國臣子恬然坐視無動心者故聖人書曰戕鄫子于鄫以見鄫無守備且惡鄫之臣子不能拒難與自弑其君無異也

甲戌楚子旅卒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
而用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高氏曰前此不書
楚子之卒者外楚人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爲中國之
害甚于前日故錄其卒以見中國不能自正乃與楚
人相通問好故春秋自此得以詳錄其卒也公羊氏
曰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胡氏曰楚僭稱王降
而稱子仲尼筆之也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
仲尼削之也家氏曰楚入春秋以來迨今百年武文

戍穆更起旋仆未有窺周室之心至楚莊觀兵中原睥睨周鼎挾智任詐欲遂其僭王之夙心故春秋書法至此爲之一變方其存也正其始封之爵會盟侵伐一書之曰子抑之也迨其没也復正其始封之爵卒之曰子而不與之以葬亦抑之也抑楚人之僭號示天下共主在周夷雖盛强欲僭而莫得也

公孫歸父如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氏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意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弱于是背齊而事晉其于邦交以利為嚮背無忠信誠一之心者也且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于背與國易于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

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

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氏曰路寢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

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

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

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穀梁氏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公
羊氏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
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
之齊高氏曰歸父以襄仲之立公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與公謀而聘于晉冬還至笙聞宣公薨而新君與
三桓謀逐之以是奔齊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
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

亡之免而能不失度于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也故其辭繁而不殺則歸父之善自著矣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若其有罪待命于新君可也今歸父未及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惡于新君矣故書遂書奔以著其逃刑之罪

春秋闕疑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春秋闕疑卷二十五

元 鄭玉 撰

成公

公名黒肱宣公之子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泰山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謝氏曰月建丑而無氷冬傷温也胡氏曰寒極而無氷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縻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沍陰沍寒而常燠應之

二月作丘甲

為齊難故　謝氏曰作興建之名成公初易舊制使丘出甲故書曰作財用不足初税畝軍旅不足作丘

甲書初書作皆以著其所起也杜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胡氏曰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

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乗乎每乗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乗則計甸而增乗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乗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乗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陳氏曰大司馬之制上地家可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勝兵也必四

丘之甸也而後備一卒出長轂一乘則是從征少而休多也作丘甲兵休少而從征多矣呂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子為政民力屈則用竭則亦反其本而已矣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當是之時事其君者皆不知反本之為務而以取救目前為急下至戰國皆用之而以反本之說為迂濶不切之

論也而其國家亦從而顛覆矣有若之對哀公固世之急務而初稅畝作丘甲則聖人所甚戒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盟于赤棘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高氏曰許曷為而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何者宣公使公孫歸父如晉欲因晉以去

三桓俄而公薨臧孫許於是為三桓逐歸父之族而歸父遂奔齊是齊怨之所以成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然而晉為霸主不治其罪乃遽自屈而與之盟故書臧孫許及晉侯以譏之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文十七年秋周甘歜敗狄于邥垂乘其飲酒也至是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

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穀梁氏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胡氏曰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外域不言戰外域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之失道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内外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

削非魯史舊文然筆于經者雖以尊君父懲僭亂為
義而君父所以尊僭亂所以息則有道矣桓王不以
討賊興師而急于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于
徼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方之道也書敗績于
茅戎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劉氏意林曰不言戰
而言敗此王術也以謂天下莫之敢亢故不可言戰
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人能奪之故不恥言敗是
以王者修己而不責於人高氏曰一書王師敗績于

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之義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胡氏曰初魯事齊甚謹雖易世而聘會不絶也

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

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孫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胡氏曰齊師侵衛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今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及與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

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獻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狥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

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狥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

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胡氏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

兵特往来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内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忿慾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辭之體也四卿皆書豈特為詳内録哉堅氷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以此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故以四國主之為忿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賔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賔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畆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

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
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
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
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
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
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

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
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
師于上鄍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候
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
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
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
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
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

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
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侯使鞏
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
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
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
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
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

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三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胡氏曰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来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横暴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来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

婁則異于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
含忿積怒至于殺人盈野非有擊强扶弱之心國佐
如師特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
人盡東其畝而以齊君之母為質則亦悖矣由是國
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借魯衛
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
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
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于理而强有力不

與焉陳氏曰齊桓合九國之師以臨楚屈完来盟于師桓不欲以臨楚盟屈完也退而盟召陵齊侯使國佐如師進師于袁婁而後盟國佐且夫屈完不言使而國佐言使屈完不言使而退盟之于召陵以禮于楚子國佐言使而進盟之于袁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鞌戰之忿也　愚按齊侯竭一國之衆而卒取鞌之敗國佐以一言之善而退四國之師盖得受命不受辭之義故能以一

言而使四國之大夫汲汲與之盟也惜其如師為齊行賂而非義服故不得如屈完之見美于春秋然自春秋中年以來吐情實以紓國難如宋華元仗大義以懾強禦如齊國佐亦可謂臨事善變不失其幾能利社稷者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晉三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

于門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取汶陽田

公羊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胡氏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高氏曰春秋之義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舊不以其道者其

惡難知聖人所書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樸鄉呂氏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来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于外也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胡氏曰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于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高氏曰鄭伯背中國之盟反從楚人以入中國而首伐衛喪是授戈與冦而攻其親戚也罪不勝誅矣春秋並楚稱師而列鄭于下所以深罪之也董仲舒曰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義無信故惡之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胡氏曰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没而不書

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荆蠻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于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于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公及大夫則没大夫而稱人不與大夫而敵公也公之罪則書公書大夫之名言公之為彼敵者有以取之也嬰齊荆楚之大夫而公親與之會盖公將去中國而從荆蠻也書公會楚公子嬰齊罪公也

家氏曰晉以魯衛之故大舉伐齊以治其憑陵之罪晉可謂有徳于魯轍未及息遽為此行成公幼無所知凡皆季氏所為耳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棄晉即楚以望國之君而屈于楚之公子也衛猶以被兵而服魯直為虛聲所脅是故春秋責之深不復為之諱高氏曰公子嬰齊荆蠻之種類僭稱王子者也至是楚已強盛交政中國聖人從列國之例稱公子陳氏曰自屈完以来楚大夫皆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

嬰齊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

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徳以及遠方莫如恵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

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楚師及宋公衛逃歸臧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如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　程子曰楚為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茍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責諸侯則魯可知也胡氏曰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内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

也經于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
而不書棄中國從僭亂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
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
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于僖十九年齊之盟矣
是以于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卿以見意謝氏曰蜀魯
地盟在魯地雖外為主亦書及賓主之辭也家氏曰
前此晉敗于邲楚莊猶不得以號召諸侯今晉勝于
牽楚共乃能會十一國之君大夫而為蜀之盟何也

夷狄之憑陵中國未有無舋而動者也晉以郤克季孫之怒大舉伐齊敗之鞌盟之袁婁少伸前日屈辱之憾而齊頃遂與楚合導之以為此來晉欲禦楚懼齊人之議其後欲更伐齊懼楚人之乘其間坐是莫如之何楚既入中原侵衛脅魯大會諸侯莫敢不至是以為此盟正由得齊故也春秋此會責魯罪齊徧責中國之諸侯為其甘從僭亂而不以為悔也故魯與于夷會而不為之諱責之深矣齊霸國也每序亞

晉今降于衛鄭之下罪之深矣高氏曰蔡許不列者先已屬楚失位不君又不可人之于大夫之間故没而不書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于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然諸侯猶畏晉而竊與之盟耳其後四十三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啟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高氏曰宋魯曹衛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以鄭罪為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謝氏曰蜀盟之後晉侯伐鄭而四國復從則晉力之猶足以合諸侯而用之也景公能明信義以懷服邦國則楚安有今日之暴哉蜀盟之後繼書

晉侯伐鄭與之也先君未葬而宋共衛定以成君會伐書爵著其惡也家氏曰三國之大夫方盟楚于蜀而其君乃會晉伐鄭盟楚伐鄭事之不得兼者春秋不以為貶何哉存晉霸也春秋為盟國主不為楚人謀也楚横行中原脅從諸夏秦齊宋魯皆與盟盛矣而非春秋之所與晉會諸侯三國僅從弱矣而春秋嘉之為中國喜也伐鄭所以攘楚攘楚所以尊中國魯宋衛去强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

是春秋所以嘉也觀前之會十有一國之君大夫皆與一以人書此四國僅從而書爵見春秋之權衡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常山劉氏曰春秋宗廟之事得禮不書凡書著其失也廟災而哭于禮合矣此何以書廟災所以哭者為神靈之所止而遭變焉斯人情之所宜哀也新宫者

宣公也不曰宣宫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宫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宫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緩于遷主可知矣言災而不恭之意亦自見矣謝氏曰書新宫災著其不敬也書三日而哭著其非禮也成公之不得于親宣公之不祐于天其義皆見于此矣

乙亥葬宋文公

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

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　胡氏曰考于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于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

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欲誇耀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于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壠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其失自見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　高氏曰著魯受田之重如此而晉輕奪之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亦見魯之土地不能

自保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陳氏曰鄭初書大夫將也高氏曰鄭自蒍林父敗績之後不復與諸夏通然許亦事楚耳而鄭反伐之者以其恃楚而弗附己也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爲國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己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特書大夫專伐之罪所以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

胡氏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

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顧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役力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　家氏曰克與良夫得志于鞌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蹴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

赤狄又伐留吁以為未快復興此役春秋惡之屢書皆所以貶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

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陳氏曰聘而遂盟之于是始謝氏曰公如晉故荀庚来聘公為衛伐鄭故孫良夫来聘聘而後盟我及之盟也故二盟皆書及魯與二卿各為盟故盟不同日盟在國則公為主可知故不書公家氏曰先書晉侯使荀庚来聘衛侯使孫良夫来聘其聘皆君命也繼書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其盟者魯人求與之為盟也高氏曰二國既以禮来聘宜相親信乃反疑忌至于歃血盟誓此非講信修睦之道劉氏意林曰荀庚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非人臣之操也樸鄉呂氏曰明魯不當要盟諸大夫不當自盟也何以知之桓十四年鄭伯使弟語来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来盟則是来盟者其君使之也今但曰使来聘則是其君之所使者来聘而

己非來盟也魯之為要盟可知矣

鄭伐許

程子曰鄭附楚于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胡氏曰稱國以伐外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役于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荆蠻則從荆蠻而不擇于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不同于異類者幾希春秋之法知利而不知義者則外之所以

懲惡也以為告辭略而從告乃實録耳一字為褒貶

義安在也家氏曰鄭襄恃楚人為已之覆以兵加許

歲至于再是必欲覆其宗社而後已許卒為鄭所併

襄實啟之春秋狄鄭良以是故陳氏曰外秦而後外

鄭徽秦鄭中國無大亂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来朝

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謝氏曰公此年如晉以會楚嬰齊及楚人盟于蜀故也人君所舉不可不謹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家氏曰魯成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鞌之勝謂當與晉為睦曽未幾日卒先諸侯受盟于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目前之過一不為所禮又

將叛而即楚不能自治其國使在我者隱然可恃故

楚之強足以動之晉之慢足以移之春秋于公從楚

適晉備書而無所諱貶也

冬城鄆

家氏曰此為齊備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輕于用

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

伯伐許取鉏任洽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高氏曰鄭伯喪未踰年而興師伐許春秋以其薄恩于父失其子心有速成君之意故不復稱子如其意稱伯胡氏曰前此鄭襄公伐許既外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

稱爵何也喪未踰年稱爵所以著其惡也薛氏曰去歲比鄭于楚今歲新喪稱爵為亂甚于楚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来歸

穀梁氏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来歸胡氏曰前書杞伯来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来歸則出矣家氏曰春秋之世倫分縻缺夫婦之道乖矣然亦有歸而未絶者見之經傳可考也聖人立教有以出而允于義者有以出而悖于禮者未嘗不開其改

過遷善之門夫豈以遂非而不復者為是乎杞伯来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此與他悖義之出不可同日語矣必叔姬自不安于杞或以疾而求歸非杞絶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葬見同穴之義有以知其非悖義之絶故其歸也卒也猶繫之杞至其逆喪又許之以逆而無貶辭　愚按叔姬之歸非絶于杞家氏説是矣然婦人既嫁非歸寧父母無歸道今叔姬非歸寧而歸魯則歸不以道矣以杞夫人而死于魯

則死非其所矣此春秋所以以為非常事而書之也

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愚按穀齊地他

國之大夫非過吾境而使大夫野饋以會之非禮也

若僑如自以私情出境而會他國之大夫則尤專恣

之甚者也故春秋謹而書之

梁山崩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

氏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高郵孫氏曰春秋災異及于天下者不以國書許氏曰山崩之歲定王崩周室日微又二年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爭盟于黄池王霸道盡家氏曰周自東遷賴二霸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来君庸臣貪坐隳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惟書梁山崩實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語于禮文備矣而未及其實也夫降服乗縵徹樂出

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于内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于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有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子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日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諸侯謀復會宋

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家氏曰于幽之盟喜其同也新城斷道而書同幸其猶同乎中國也至是書同則例之變也天王崩告命已行于天下而諸侯不慼不奔相與為此盟無王之罪大矣春秋于王崩之後繼書同盟貶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鄭伯如晉拜成

二月辛巳立武宫

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　公羊氏曰武宫者武公之宫也立者不宜立也高氏曰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宫廟即遠有毁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武公至是歴十一世其毁已久而輙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劉氏意林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于魯之故明堂

位更侈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為典此春秋所為作

取鄟

胡氏曰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于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

惡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三月晉伯宗夏陽説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説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愚按傳稱晉衛鄭人與伊雒陸渾之戎侵宋

而經獨書衛孫良夫者豈此舉衛志也歟杜氏謂經

唯書衛獨衛告未知是否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　胡氏曰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有事于

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于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于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

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也　陳氏曰楚初書大夫將也自是必圍滅也而後貶人之胡氏曰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叛亂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明著于君臣之義也鄭能棄逆效順是遷善改過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于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

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許氏曰仲孫蔑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季孫行父有如必書相望于春秋大夫張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

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桒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

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

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

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

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

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

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于

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

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胡氏曰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欒書之所為善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亦庶幾哉　愚按晉人救鄭與楚遇于繞角

楚師已還則鄭無事于救矣晉又從而侵蔡是遷怒

耳遇楚救而不戰善改過也故春秋書救鄭無貶辭

春秋闕疑卷二十五